

雪窦山

2017年
4月5日
星期三责编：陈君浩
照排：赵坚
校对：钟婷电话：88963290
电子信箱：fhzkan@126.com

03

梅

□毛昕怡

学校的腊梅开了。
在平常经过的那条走廊上，撒过头去就是一片烂漫。

那是上礼拜那个像春天的日子开的花，粉嫩粉嫩的很是好看。那时候树枝上还没有叶子，今天去看时已经抽出了满树枝几近棕褐色的新叶。不像是新长出的叶子，倒像新炒制好的茶叶的颜色。不免又想起那年在西湖边上，经过几条不长也不弯的山路，那户茶农人家看到的刚炒制好的新茶。看着大铁锅里上下翻飞渐渐变色的茶叶，老夫妇的笑容便也暖暖地在心里绽放融化。

其实，我从未曾如此近距离并且频繁地接触过一株梅花。只因当初因了小小的“失误”来到这个学校，却不曾想如今会与这株梅花结缘。每天穿行在走廊上，目光总会被她吸引。记忆中，都是专程而去赴一场梅花之约，但印象早已模糊。只依稀记得那条山路是贫瘠而脏乱的，人多而嘈杂，天气虽然晴白却因尘土飞扬而显得不明朗，像是春天将至未至，压抑着满腹愤愤而出的野心。大片的梅花林是为了专门供人赏玩而刻意成片种植的，花密而杂。我是不喜欢这样的赏法的。梅，乃岁寒三友。该是岁寒之物，本该与清冷孤傲为伴，似这般粉黛喧嚣，真是大煞风景。此时，我不免又想起毛泽东笔下的句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如此优雅谦和的姿态，怎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呢？

梅，要优雅地任其生长。人，也要优雅地任性赏玩。

看着走廊旁的这株梅花，在暮冬的暖阳下，明媚而安静地生长着。我也在与她一次次擦肩而过中，贪恋着她的暗香浮动……



剡江的拖轮年代

□俞赞江

春雨连绵的午后，我踏上竣工不久的步行桥，只见橙黄色的人字形钢梁将桥身凌空托起，仿佛一条轻盈美丽的蛟龙掠过剡江，为小镇两岸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泽。江面比以前更开阔，白茫茫的，几乎看不见过往的船只，除了江边有挖掘机偶偶传来“啵啵啵”的声音，雨中的剡江宛若一位铅华洗净的沧桑女子，显得格外沉静和寂寥。

在江口，我不知道这座新步行桥的芳名，我想，至少它不会被唤作光德桥，光德桥在它下游100米的地方，隐约还能找着它的旧址。40多年前，我们无数次站在光德桥上，每天趴着陈旧的水泥栏杆，观看桥下往来不绝的船只。我们最期盼着每天两次经过的拖轮船队，30多对气势恢宏的乌山船，首尾连接300多米，由领头的汽轮牵引，一路马达轰鸣，豪情满怀，江面上波涛翻滚，浪花飞溅，空气中弥漫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气息。悠长的船队，有时从西边的萧镇码头启航，有时从东边的宁波大码头返航。

在陆上交通不发达时期，剡江是奉化西北贯通甬江的一条黄金航道，那时，它像一位热情奔放的俊俏女子，从四明山东麓的秀尖山出发，一路绕山避峰，款款而来，在古镇萧王庙汇成浩浩荡荡的剡江。

曾在萧镇航运站工作过的程师傅，向我讲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脸上是眉飞色舞的。萧镇航运站成立于1958年，隶属于奉化县运输公司。之前江上没有统一的拖轮船队，都是散兵游勇式运输，航运效率低下，严重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据《奉化市志》记载，1959年，仅有1艘拖轮。1960年，县运输公司造船厂建造2艘。至1988年发展到24艘（这是后话）。程师傅告诉我，1962年前后，萧镇航运站成立了拖轮船队，到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年代，载重5至6吨的木质乌山船达到174只。一支拖轮队按30对60只乌山船计算，运输能力达300多吨，这在当时非常了不起。在萧镇、江口、西坞、河头四大航运站中，萧镇航运站规模盛大，业绩辉煌，综合实力雄踞榜首，成为全县航运业中的翘楚。

小时候，我们没见过真正的火车，看到江面上那首尾连接的长长船队，我们就把它当作一节一节的水上“火车”，就连彼此鸣笛的声音也极其相似。在激流涌动的剡江上，浩大的船

队所体现出的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的精神，早已填补了我们少年时期无比枯竭的心灵，船长和舵手，无疑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人物。记忆中，每只乌山船的船尾，都屹立着一位威武坚毅的船老大，全神贯注地操纵着船桨，任凭江风在耳畔呼呼地灌过去。

剡江上自从有了这么一道壮观迷人的风景，沿途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沿岸的人们就会产生诸多幸福的念想。

在物质贫乏年代，站在江口桥上或江堤上，观看每只乌山船上琳琅满目的货物，简直是一场视觉享受。从萧镇码头出来的拖船，多半装着溪口、亭下运来的竹木柴炭和各种农副产品，柴云的各类竹制品，崎山的缸甬陶罐，还有稻谷小麦、黄沙石子、化肥家畜等，这些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宁波的三江码头，而后转运到更远的慈溪、余姚、绍兴、萧山、杭州、舟山、上海。遇风调雨顺的年份，剡江往远运输的拖轮船队会显得更繁忙；从宁波返回的拖船，驮满了布匹油盐、水果海鲜，以及杂七杂八的日用百货。那时，萧王庙与江拔线隔着一条滔滔剡江，没有大桥贯通，陆上交通相对闭塞，萧镇供销社的大多数外来货源都要依赖这条水路进入，所以剡江成为萧镇的货运咽喉。

有船就有码头，有码头就能孕育岸边的集市，有集市就能催生出繁荣的集镇。那时的萧镇比江口繁盛得多，老街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店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街上竟然还有一家照相馆，那年春节，我们全家欢天喜地去萧镇拍了张“全家福”。

从萧镇往返宁波，拖轮船队单程需要3个多小时，而且必须赶潮水，也就是涨潮时，要从宁波返回；退潮时，须从萧镇出发。除了剡江发洪水时停运，其余时间都是风雨无阻航行。比如甲船队抵达宁波码头，开始卸货；乙船队已整装待发，准备返回。待到第二天甲船队装满货，即将返回；乙船队正好抵达，卸货。如此，两支船队交错接力，每两天往返一趟；如此，我们一天两回目睹庞大的船队经过江口时的情景。

剡江流经江口前，东西两翼有天然的大弯道，岸边长满密集的芦苇，正好挡住了镇上人们的视线。但这难不倒孩子们，他们听力灵敏，目光锐利，总是最先捕捉到船队来临的声息。每当有船队驶近，还没露出踪影，他们便兴奋地高喊：“拖轮来啦！拖轮来啦！”清亮的喊声在剡江两岸回荡，此起彼伏。然后，桥上、江堤、岸边挤挨挨站满人，人们议论，边目送船队在老旧的光德桥下鱼贯而过。船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只有七八分钟，转眼便

不见了，江面上剩下波浪在不停地摇晃，在拼命地拍打着堤岸。

那时，我们每天看拖轮，看久了，好些船老大的脸都被我们逐一记熟，有不少是父子，是子承父业，跑船运的收入高，这是不争的事实。看久了，也看出了危险，仅仅发生在那么一小段路程，如果放眼整个航程，那蕴藏的风险可想而知。那场暴雨后，剡江水流湍急，一艘汽轮拖着30余对乌山船，风尘仆仆赶往宁波。从力学原理分析，由于船队首尾距离拉得太长，末尾的船受惯性作用，容易歪斜，偏离方向。这好比是舞龙，龙尾最容易与龙头脱节，容易歪斜，偏离方向。这好比是舞龙，龙尾最容易与龙头脱节，容易歪斜，偏离方向。这好比是舞龙，龙尾最容易与龙头脱节，容易歪斜，偏离方向。强大的冲击力让船体瞬间崩裂，船上的货物悉数沉入水底。在千钧一发之际，经验丰富的两位船老大趁船在桥下打转的一刻，迅速爬上了桥脚基座，并大声呼喊远去的船队……那一幕，看得我惊心动魄，至今心里还留有阴影。他们是一对患难父子，父亲用他有力的臂膀紧紧搂住自己的儿子。另一次看到乌山船被撞时，船老大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位立马失踪，另一位侥幸抱住一块碎甲板顺流漂下去。程师傅也向我介绍了那年在方桥水域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沉船事故。

1984年后，载重36吨的钢板船陆续问世，无论运输能力，还是安全性能，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速度快了，路途也跑得更远，拖轮船队从剡江出发，穿越姚江，奔向滚滚的大运河……

如今，航运的船只日渐减少，江面上再也看不到百舸争流的景象了，但这不是剡江的过错，这是时代进步、交通发达的必然，就连京杭大运河也不例外。今天，从萧王庙到方桥的剡江两端，有两条多年前建成的高速公路擦肩而过，而省道、县道、镇道更是纵横交错，未来的甬金铁路在它不远处即将开通，进出萧王庙古镇的道路早已四通八达。剡江进入了休养生息的年代，除了永久不衰的防洪灌溉功能外，人们更重视它的水质环境和自然景观价值，藉以提升现代人的生活品质。

剡江顺流的那段璀璨历史，构成剡江文化的浓墨重彩，千年剡江曾演绎了多少传奇故事，惟有奔腾不息的江水亲历和见证过。

我突发奇想，如果能在剡江口筹建一座航运历史博物馆，或设置几组船运题材的雕塑，像宁波甬江码头和杭州运河码头那样，记录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情，展示那个年代的诗意场景，这丰厚的剡江文化便会得到生动的传播，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吃轮桌饭

□沈荣泉

听老一辈人说，早先的私塾老师是上学家轮流着吃饭的，今天到这个学生家，明天去那个学生家，此谓之吃轮桌饭。

过去，在我老家的村子里老人吃轮桌饭很普遍，记得邻居家有个我叫阿太的老婆婆，她有5个儿子，阿太就在这5个儿子家中轮流着吃饭，先在大儿子家吃10天，再到老二儿子家吃10天，接着去便是老三、老四、老五，等一个流程过去后，便又从老大家开始，如此依次类推地轮流着吃。也有老两口双双在几个儿子家中轮流着吃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是一天或几天一轮，有的则是一个月或几个月一轮，也有半年一轮的，以此作为赡养老人的一种方式。

以这种方式赡养老人，对于几个儿子来说，可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但对于老人们来说，也有诸般苦衷，比如有的儿子家离老人住宿的地方比较远，来去实在不太方便，遇到刮风下雨或恶劣天气，行动就更为不便了。况且儿媳们对老人的态度也不完全都是一样的，有的热情，有的冷淡，有的特别孝顺，有的纯属应付，做饭菜的手艺也有差异，有的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有的一般，有的甚至是差强人意，好在老人们都是宽容的，虽说心里有一杆秤，谁好谁不好都明白，可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所有的一切就只能是在心里藏着掖着。

然而，由此而引起的故事还是有的，如有个老妇人，颤着一双小脚去小儿子家吃午饭，结果到了家里，门却关着，她只好坐在门口等着，直等到太阳快西斜时，才见儿子和儿媳从田里回来。还有一位老爷爷拄着拐杖去某个儿子家吃饭时，由于路滑而摔倒在途中。也有去儿子家吃饭的路上遇到倾盆大雨的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享受吃轮桌饭的还有来自大城市的插队知青，在尚未安置住房前的一段时期，同样是在被圈定的几户社员家里吃轮桌饭，这些社员家再由村里给予一点适当的伙食补助。

插队的绝大多数知青是老三届的初中学生，有的初中还未曾毕业，他们能够来我们这里插队还是有点背景的，要不然，只得去支边了。村里的干部和社员们对这些知青尤为看重，认为他们是大城市来的，远离父母，因此，在被圈定让知青吃轮桌饭的这些社员家庭是有选择性的，都比较热情好客，屋里的环境卫生也很清爽，餐桌上的小菜相对来说较为丰盛一点。

此外，公社的一些包队干部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吃住都在村里，通常睡的是村里（大队间）的门板床，吃的自然也是轮桌饭。

那时，公社下来的包队干部白天都要和村里的干部一起下田干活，很多政治性的工作都安排在晚上，每个晚上总有开不完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什么斗私批修会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等等。这些包队干部是在各位村干部家里轮流着吃饭，可是白吃的，吃了之后，得掏腰包，按照纪律规定到大队会计处付好粮票和钱，一般是一顿早餐付1两粮票1角钱，中餐是2两半粮票2角钱，晚餐是2两粮票1角5分钱。

包队干部吃轮桌饭的餐桌上，除了较为丰盛的饭菜外，还有半斤或1斤老酒，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农村普通的家庭平时是舍不得喝酒的，因为没钱，即使有钱也没酒票。

上世纪70年代，高中刚毕业的我就参加了电影放映工作，成了一名农村放映员，从此也开始了吃起了轮桌饭。今日吃东村，明日吃西村，尝过百家米，吃过千家菜。桐照晒风的海鲜，柏坑大堰的冬笋，西坞白杜的土豆，岩头石门的山虾，几乎吃遍了奉化。

那年代，农村还没有电视机，县越剧团一年到头又很少下乡演出，一些唱书的民间艺人也由于文革这个运动而相继改行了，于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的电影便成了农村老百姓唯一的精神生活，作为电影放映员，自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了。只要放映员一出现在某个村子里，立刻就会有一大群人围上来，真可谓前呼后拥。用餐，通常总是安排在村干部家里，可也有村子各户轮流管饭。其招待之热情，简直不亚于请毛脚女婿，除了中餐晚餐外，还有点心和夜宵。尽管我们也都按公社干部下乡的规定付了粮票和钱，但我们心知肚明，如果这区伙食费来说，根本享受不了如此这般的待遇。



留住春天 汪逸芬 摄

春到奉城曲毫香

□原杰

又到春茶飘香的季节了。诚然，在奉化十大龙头农产品中，茶叶无疑是其中最独特的一种。它虽没有水蜜桃、芋艿头那样大的名气，也没有草莓、葡萄那般时尚亮丽、引人注目，可它的历史更悠久，范围更广泛……一到春天，奉化漫山遍野便见一片片、一丘丘的茶园，更有从茶厂散发出来的一阵阵浓烈而又沁人心扉的幽香，让人如醉似痴。

奉化是全国100个重点产茶县(市、区)之一。其主打特色名茶为曲毫。曲，为蟠曲的意思；毫，指茶的白毫，在如今奉化民间，依旧以这两点为茶的主要特征……而凡喝过曲毫茶的海外来客、港澳台同胞及来奉客人，都对重现雄风的曲毫茶赞口不绝。因为曲毫茶外形蟠曲、自然，汤色绿明，叶底碧嫩清爽，其味鲜爽回甘，幽香持久——除了奉化宜茶的土壤与气候，当然还与先进高超的制作工艺分不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部门便开始研制曲毫茶，几经失败，仍不气馁，终于在1996年使失传千年的曲毫名茶再飘香幽。此后，曲毫茶不负众望，相继获“浙江省名茶证书”“浙江省一类名茶”“中国精品名茶金奖”、2004年“中绿杯”金奖和“国际名茶金奖”等殊荣。

由于本人生在乡下，少时常去茶山看采茶、制茶，且成年后有嗜茶的习惯，更由于受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影响——上大学期间，曾亲耳听过曲作者周大风绘声绘色讲述关于创作经过的介绍，包括周恩来总理对歌词修改的故事，让人心旌荡漾。为此，平时喜欢逛逛茶山。尤其是春暖花开时，一个人慢悠悠地踩着自行车，一定要去郊外茶山“报到”。

茶山是美的，尤其是在春天，清亮的阳光下，行行翠绿、浑圆的茶树和散落期间的红红绿绿的采茶姑娘，将奉化丘陵、山脉装扮得分外妖娆。而且，耀眼的采茶女中有几位可能便是自己的姐妹妹妹，或者是邻家妹子，她们的笑声、歌声，在偶尔几声山鸟声的衬托下，是那么的清澈、嘹亮。“茶叶是一种颜色/衣服是一种颜色/飞上飞下/是看管茶园的/小蜻蜓/鸟鸣是一种声音/嬉笑是一种声音/转来转去/是忙着传话的/风/挡也挡不住/一忽游丝飘来/划出/采茶女是一种表情/路人是一种表情”(见拙作《春天的阳光洒下来》)……人置身期间就会青春焕发，老夫聊发少年狂，情不自禁地用笨拙的动作学着

采起茶来，并急切把娇嫩欲滴的茶芽送入口，嚼出满嘴苦涩与清香。

最难忘儿时爬过的生长地裘村的茶山。过去奉化好像没有茶丛连片的茶山，更多的是野生茶，漫山遍野，自生自灭。到了上世纪60年代，集体化的茶山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裘村公社(当时的称呼)主要有3个茶场：小蟠龙、冷坑和白岩山。尤其是小蟠龙(曲毫茶，过去也叫“蟠龙茶”，据考证与小蟠龙有历史渊源)茶场，有时下雨天不能砍柴，我们几个伙伴便相约爬几里山路去茶场。因为那个时候，山上茶场的一溜长屋里正在炒制茶叶，热气腾腾，茶香四溢。当时制茶工艺简单——就沿石墙砌了十来口土灶，架起铁锅，下面碳火生得旺旺的，而后把昨天采下晾干的鲜茶叶放入锅里，用手一下一下不停翻炒……没多久，年轻茶工的脸色被熏得红红的、汗津津的，身上也只剩下衬衣，可嘴里不停地讲话；或者与在另一旁忙碌的女子说笑。屋里除了热气腾腾，便是弥漫着浓浓的茶香，让人感到浑身通透，心情舒畅。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奉化最有名、规模最大的为尚桥茶场，即使在高楼林立的今天，从自己的办公大楼向东一抬头，依然能看到那里的连绵茶山。而现在最活跃的当数南山茶场。该茶场开发于上世纪70年代，总面积约500亩。这里属于山顶茶园，茶场主峰大雷山海拔800多米，为奉化中部腹地高峰之一，青葱翠绿的茶地连绵数个山头，别有景致。茶场周边没有村庄，人迹罕至，生态环境独特，距离最近的杨家堰村也在山下4公里外。因而在宜茶环境下生产的奉化曲毫，翠绿清香，滋味纯爽，回味无穷。

如今，奉化曲毫统一注册了“雪窦山”牌商标，并被评为国家级的“中国驰名商标”——在众多的名茶产品中脱颖而出，并审定通过了具体制作的“奉化曲毫系列标准”；同时原奉化曲毫生产联合体基础上成立了浙江省第二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奉化区雪窦山名茶产销合作社”，此外还深入实施“五统一”战略措施，为“保证质量，扩大产销，节约成本，增加效益”夯实基础……通过多管齐下，不断整合、创新，曲毫茶异军突起，不仅香飘奉城，而且畅销上海、杭州、宁波等国内市场，并飘洋过海远销欧洲、美洲和大洋洲，饮誉海内外。